

金楷理傳略¹

高田時雄²

清末洋務運動時期在上海江南製造局從事西方近代科學著作翻譯的洋員中做出傑出貢獻者有三人：即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與金楷理。前二者已有較詳細的研究³，但對於金楷理至今尚無任何深入探索，而甚至於在一些書刊中偶見不正確的記述⁴。在本文中，我們盡量搜集有關此一人物的零星而有限材料而分期描述其生涯與工作。

壹：出生與求學時期

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1839年1月16日出生於德國薩克森州一個小鎮Groedel，肄業於鮑特琛（Bautzen）的中學。年輕時隨家人移居美國。在美國考入羅切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而於1863年畢業該校。羅切斯特大學是在浸信會的經費資助與強烈的精神影響下於1850年剛建立的一所新興大學。1961年正式學舍修建完工之前，借用稍加改造的賓館當作教室⁵。金楷理的學生時期正處於開創不久而百事匆忙的初創期。但金楷理的學生生活度過於更加大的騷然之中，因為當時美國國內正在打“南北戰爭”。根據不完整的統計，戰爭

¹ 【關鍵詞】金楷理、洋員、江南製造局、基督教、傳教士

²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³ Adrian Arthur Bennett,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傅蘭雅譯著考畧),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No. 24, Cambridge, Mass., 1967; 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ors in China 1620–1960*, Boston, 1969, (Penguin Books Edition, 1980), chapter 5. “Martin and Fryer”; A. A. Bennett,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Athens, 1983.; 王林《西學與變法—《萬國公報》研究》2004年，齊魯書社。

⁴ 試舉二例。《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金楷理 美國人。1866年來華，在杭州為浸禮會設立教會站。1870年辭教會職，在上海江南製造局任翻譯。後來隨駐俄公使許景誠赴俄，任中國駐俄使館參贊。1901年醇親王載灃為德使克林德被殺事赴德道歉，金氏被派為隨員”。《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卷（上）》（1992年、上海辭書出版社）：“金楷理 美國浸禮會傳教士。清同治五年（1866）來華。先到寧波，後在杭州設立新佈道所。九年辭教會職，在上海江南製造局翻譯西書。數年後為駐上海兵備道通事，仍兼辦翻譯。光緒十一年—十三年（1885–1887）作為隨員陪同許景澄出使法、德、意、荷、奧等國。二十二年許景澄出使德、俄兩國時，任中國駐柏林與聖彼德堡使館參贊。二十七年醇親王載灃為德使克林德被殺事赴德道歉，被派為隨員。與華衡芳、李鳳苞、趙元益、姚棻等合譯有《繪地法原》、《海戰指要》、《西國近事彙編》等書”。

⁵ Arthur J. May,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1850–1962*. Rochester, New York, 1977, p. 49.

期間羅切斯特大學的畢業生和舊學生合計198名中至少85名入伍出征，有的佩帶名譽負傷的勳章而回歸，有的逕入愛國者的墳墓。金楷理自己曾否服役則未可知，但這一戰役的悲慘現實無疑給他深刻影響而他後來走上傳教士的路以此體驗為重要起因之一。原來，羅切斯特大學的畢業生大部分作為聖職者從事傳教工作。第一期學生82名中，45名表示願意選擇神職；此數字比浸信會所辦的任何大學還要高。金楷理成績不凡，特別是拉丁語，二年級時拉丁語演說比賽中獲得第三名。

貳：傳教士時期

於1865年畢業於羅切斯特神學院之前，金楷理已經作為牧師開始活動。1863年1月17日，紐約省西尼加縣（Seneca County）滑鐵盧（Waterloo）的十幾個信徒聚會決定組織一個新的團體而經過浸信會評議會許可金楷理被任命為牧師。他就任牧師的確切日期為1863年2月9日⁶。到1865年，金楷理辭去此職。其理由不詳，但推測應該是赴中國傳教的準備。他於1866年5月被美國浸信傳教差會派到中國，攜夫人赴任寧波。金楷理赴中國從事傳教的志願似已很早就萌芽了。他的藏書中遺留有一本聖經，其封面上寫著“馬什曼的新約全書 / 上海1950年7月(刊?) / 金楷理 / 1858”⁷。金楷理已經在1858年，即尚未達到二十歲的時候，得到中文聖經，窺見他對中國的關注。

金楷理最初赴寧波，因為此地為美國浸禮會華東教區（East China Mission）總部所在地，從1843年由瑪高溫（Daniel Jerome Macgowan）開教以來已有二十多年歷史。華東教區除寧波外還管轄杭州、金華、紹興、湖州等地，而金楷理被委任負責杭州的傳教。他在杭州租房子開設新的佈道站。它設在小營巷⁸而兼用禮拜堂和住宅。隨後獲得寧波信徒的協助，再加兩三所佈道站⁹。美國浸禮會歷史協會檔案中保存自1868年至1870年金楷理致華倫牧師（Rev. J. G. Warren）的書信共十五通，我們可以從中得知金楷理此時期的活動。華倫牧師是美國浸信傳教差會的通信秘書，金楷理需要定期給他寫信作工作報告。除了杭州的神職工作以外，他還需要管金華的信徒。原來寧波信徒中有一個叫做朱德彪的金華人，他是擁有虔誠信仰的人，而在他的影響下，一些金華人改宗基督教。因此教區於1867年便

⁶ *Manual of the Churches of Seneca County with sketches of their pastors, 1895-96*, Seneca Falls, NY 1896, p. xx.

⁷ 奇約索尼美術館藏金楷理舊藏書 744 號。英文原文為：“Marshman’s New Testament / Shanghae July 1850- / Char. s T. Kreyer / 1858.”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名字的寫法 Char. s（即 Charles）與後年的 Carl 或 Karl 不一樣。

⁸ 金楷理舊藏書 630 號為 1868 年倫敦出版的羅馬字本 *Nying-po kyiao-we-li sô young-go tsæ-me s*（寧波教會里所用的讚美詩），而此書內有題字如下：“Car T. Kreiyer, Hangchau, March, 1867. 杭州小營巷金楷理”。

⁹ 參 D. MacGillivray (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Shanghai: American Tract Society, 1907, p. 337.

決定派秦貞 (Horace Jenkins) 開設佈道站。然而秦貞的佈道站不久便被暴徒所拆掉，秦貞也不得不脫離金華。此後一直到1883年，沒有一個傳教士駐在金華¹⁰。1868年1月31日的一封信中，金楷理提金華的傳教工作的困難的同時，還談到在杭州北方的一些地方，如德清和塘棲，還有開設新佈道站的計劃。他開始辦一個學校，招生八歲到十六歲的孩子十四、五個¹¹，講授教理問答外，還讓他們背誦《馬可福音》與《正道啟蒙》¹²。只要從這些書信判斷，金楷理似乎一直埋頭於傳教工作。不過，我們在1869年12月14日從上海寄出的信件中，很意外的讀到他已經接受了江南製造局中新設學校的教習之職。他還說明開學之前他的大部分工作時間將用於翻譯西方科學文獻。從年輕時開始志願於中國傳教而踴躍來華的金楷理，赴任杭州以後，卻僅僅從事不到四年的傳教工作，逕自放棄神職而就職於清朝官立兵工廠任語言教師一職，其理由實在很難猜測。是否對傳教的前途有所失望？抑或認為新的地位會更加有效地改善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另外，洋教習的高薪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未可知。根據同治二年（1863）議立上海同文館時經費預算，西教習兩人共銀三千兩，一人則一千五百兩。應該還有其他的補貼。總之，與中國人總教習的年薪二百四十兩比較，可以理解其待遇之厚¹³。不管如何，從此以後他不再回到神職了。

參：江南製造局時期

同治二年（1863）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請，仿京師同文館之例，於上海設立一所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此學校後來改稱廣方言館，而於同治八年十月決定併入江南製造局¹⁴。等次年正月製造局城南高昌廟鎮的新廠完工時，廣方言館校址亦遷徙到此。原廣方言館僅設英文一館（林樂知擔任），但此時再加設法文、布文（德文）兩館。金楷理當然上任布文教習，而任法文教習的便是傅蘭雅。他們一起居住在新建的學館樓上¹⁵。傅蘭雅是英國人，於1861年來華任香港聖保羅學院院長，嗣後

¹⁰ MacGillivray 上引書，pp. 337-338.

¹¹ 1868年3月20日致華倫的信。

¹² 這兩種書都保存在熱內亞奇約索尼東方美術館。《馬可傳福音書》金楷理舊藏書 639 號；《正道啟蒙》(Peep of Day) 是賓威廉 (William Chalmers Burns) 於 1864 年翻成官話在北京福音堂出版，金楷理舊藏書 794 號。參看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176.

¹³ 《海上墨林·廣方言館全案·粉墨叢談》上海灘與上海人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3頁。又參看蘇精《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台北私家版，1985年，第95頁。據 Biggerstaff, 1860年代的西人教習的月薪110兩到125兩，年薪不曾超過1250兩。但林樂知於1864年3月28日開始教英文時立的合同，他的月薪為125兩，年薪則正是1500兩。Knight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60.

¹⁴ 《江南製造局記》卷二：“廣方言館，同治二年設於上海城內，八年移入本局”。

¹⁵ 同治九年三月初三日《總辦機器製造局鄭馮上督撫憲稟》：“遵於八年四月初一日，先將學

於1863年受聘赴任京師同文館英文教習，從1865年開始在江南製造局從事西文科學書籍的翻譯。1875年以後，他參與格致書院的創立，而於1877年開始主編科學雜誌《格致彙編》。他在中國普及近代科學上的功績已為大家所公認。1896年赴美國任加州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的教授。

金楷理如同傅蘭雅亦積極從事西文科學書的翻譯。他在江南製造局工作期間翻譯出來的書籍為如下23種¹⁶：

- 1 行軍指要六卷圖一卷 英國哈密撰，趙元益筆受。
- 2 臨陣管見九卷 布國斯拉弗司撰，趙元益筆受。
- 3 營壘圖說一卷 比國伯里牙芒撰，李鳳苞筆述。
- 4 克虜伯砲說四卷 布國軍政局撰，李鳳苞筆述。【金楷理舊藏書676、743】
- 5 克虜伯砲操法四卷 布國軍政局撰，李鳳苞筆述。【金楷理舊藏書676、743】
- 6 克虜伯砲表八卷 布國軍政局撰，李鳳苞筆述。
- 7 克虜伯砲準心法一卷圖一卷 布國軍政局撰
- 8 克虜伯砲腰箍砲說一卷附圖一卷 布國軍政局撰，李鳳苞筆述。
- 9 克虜伯砲架說一卷附圖一卷 布國軍政局撰，李鳳苞筆述。
- 10 克虜伯砲螺繩砲架說一卷附圖一卷 布國軍政局撰，李鳳苞筆述。
- 11 克虜伯砲彈造法二卷附圖一卷 布國軍政局撰，李鳳苞筆述。
- 12 攻守砲法一卷 布國軍政局撰，李鳳苞筆述。
- 13 餅藥造法一卷附圖一卷 布國軍政局撰，李鳳苞筆述。
- 14 喇叭吹法一卷 蔡錫齡筆述。
- 15 兵船砲法六卷 美國水師書院撰，朱恩錫筆述。
- 16 航海簡法四卷 英國那麗撰，王德均筆受。【金楷理舊藏書671/1, 2】
- 17 行海要術四卷 李鳳苞筆述。
- 18 御風要術三卷 英國白爾特撰，華衡芳筆受。
- 19 繪地法原一卷附表一卷圖一卷 英國闕名撰，王德均筆述。
- 20 光學二卷視學諸器圖說一卷 英國田大理撰，趙元益筆述。
- 21 測候叢談四卷 華衡芳筆述。
- 22 電學鍍金四卷 徐華封筆述。
- 23 海戰指要一卷 趙元益筆述。

館開工興造，業經稟明憲鑑在案。迨八年十二月，已將學館造成。……當即商令翻譯委員王牧德均、華牧衡芳、徐主簿壽、徐令建寅等，與所延西士傅蘭雅、金楷理二名，均在學館樓上居住。”《廣方言館全案》，第118頁。

¹⁶ 此處開列的金楷理譯著目主要依據《江南製造局譯書彙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共439冊）所收。附帶說及，該書為近代藏書家陶湘舊藏叢書之一，品相裝幀均為絕佳。參看，王楊宗《江南製造局譯書目新考》，《中國科技史料》第16卷第2期（1995）。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30頁所云“金楷理在翻譯館譯書共15種”似有遺漏。Bennett, *John Fryer*, p. 140, note 13 所云“During his stay, he produced about thirty-seven works.” 根據不明。

以上23種書都是金楷理口譯¹⁷，承擔筆受者有李鳳苞（3-13、17）、趙元益（1、2、20、23）、王德均（16、19）、華衡芳（18、21）、蔡錫齡（14）、朱恩錫（15）和徐華封（22）前後七人。其中擔任近半數的是李鳳苞（字丹崖，1834-1887）。他於1875年離江南局，調任到福州船政局，後來金楷理赴德時便在駐德大臣之職，他們兩個能夠再有機會合作。

金楷理在江南局口譯的書籍不少，其數量僅次於傅蘭雅。從上表中能夠看出譯書的大部分內容是軍事或海事方面。洋務派官僚的主要目標為以西法增強軍備，因此他的譯著受到歡迎是不難想像的。金楷理翻譯的這方面的書籍，在江南製造局發售書中，其發行量位居前茅¹⁸。因此功績，光緒二年三月十九日，清政府授與他四品銜¹⁹。

熱內亞的金楷理特藏中有一本題為《萬國公法》寫本共41葉，卷首云“美國金楷理口譯，平陵蔡錫齡筆述”，似為已譯未刊的著作，值得注意。一般說來，金楷理似乎並不熱心於保存自己的譯著，因為他的舊藏書中只能看到《克虜伯砲說》四卷、《克虜伯砲操法》四卷與《航海簡法》四卷之三種。當然也有可能現存金楷理舊藏書不是他的藏書之全部，但可能性不大。他保留了有關“克虜伯”的兩種書，理由很明顯，是由於他在柏林使館的工作中經常有克虜伯方面的事情。

如此金楷理一面在廣方言館教德語，一面在翻譯館從事西書的編譯。但廣方言館教習一職，似乎於任職數年後就辭去。光緒五年二月十三日（1879. 3. 5）《江海關道劉稟復南洋通商大臣沈》云：“滬上廣方言館，向有學習英文、法文、布文生徒，以所請外國翻書儒士三人，兼充教習。嗣因布師金楷理離局，生徒無多，早經撤館。惟英、法二館即算學館仍舊²⁰。”因此，我們得知金楷理至遲此年二月以前離開廣方言館。但這不過是下限，據羅切斯特大學畢業生名錄的記載，他任職上海高昌廟學院的期間注為1869-1874²¹。可能他於1874年已辭去教習一職²²。

¹⁷王楊宗的上引《江南製造局譯書目新考》收入《八省沿海全圖》、《西國近世彙編》、《翻譯新聞紙》；但前一種是地圖，後二種是期刊，因此暫不收錄。另外，王氏在“未刊書”條還列舉《熱學》二冊（金楷理口譯，江衡筆述）、《電氣鍍金總法》二冊（金楷理口譯，江衡筆述）、《造疏強水法》一冊（金楷理口譯，徐建寅筆述）、《營城要說》四冊（金楷理口譯，徐建寅筆述）、《布國兵船操練》一冊（金楷理口譯，李鳳苞筆述）、《公使指南》六冊（金楷理口譯，蔡錫齡筆述）、《地說》八冊（金楷理口譯，李鳳苞筆述），《兵船炮法》一冊（未譯完，金楷理口譯，朱格仁筆述）共8種。其中《兵船炮法》一種已刊行（即表中第15種），至於筆受者一為朱格仁，一為朱恩錫，稱名稍異，今暫存疑。

¹⁸參 Bennett, *John Fryer*, p. 42.

¹⁹當時，傅蘭雅受三品、與林樂知受五品。參看熊月知《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第574頁。

²⁰《廣方言館全案》，第139頁。

²¹“translator of scientific books, and instructor in navigation, Kauchangmiau College, Shanghai, 1869-1874.” *Bulletin of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General Catalogue*, p. 29. 此處寫“instructor in navigation”（航海術教習）可能根據金楷理自己的申報，實際上是德文教習。

肆：上海道台通事時期

辭去廣方言館後，金楷理任職上海道台通事。上任的具體時間不明，但應為廣方言館辭職的同時或辭職後不久，即1875年前後²³。上海道台舊名蘇松太道台，管轄蘇州府、松江府和太倉州，再下面尚有二十個縣，為蘇南地區的行政中心；雍正九年（1731）道台衙門從太倉移至上海後，就有上海道台之名稱²⁴。當時任上海道台之職的是金楷理被聘廣方言館任教時的江南製造局總辦馮煥光。因為金楷理離開廣方言館的主要原因是布文館沒有學生而無關於金楷理的能力，加之他在翻譯西書方面功績顯赫，所以對金楷理的辭職而言，馮煥光可能有點歉意。然則不難猜想，金楷理在廣方言館一職期滿之後，馮煥光就給他提供新的工作。

上海道台方面也有事情。北京條約簽訂後的第二年，即1861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正式建立。這是中國外交走入新階段的一個重要標誌。這個外交局勢的新動向不可避免地導致地方行政的一些調整。上海道台從1843年以來就負有外交職責，但60年代以後，接納外國領事、代表政府與條約簽訂國家進行換約、給外國人發放護照等等繁雜“洋務”，越來越多²⁵，因此聘請洋員應付新業務所需是急待解決的問題。金楷理自然是他們的最當人選。到任以後也繼續原來的譯書工作。

此一時期金楷理的生活，因為材料寥寥，不得而知。但翻譯西文科技書的工作似乎仍然繼續，因為他的譯書的不少一部分出版於1875年以後。

伍：歐洲時期

金楷理的生涯中最大的轉折點就發生於1880年。起初，光緒五年（1879）九月，徐建寅（1845-1901）以駐德使館二等參贊的名義被派歐洲進行技術考察。徐建寅，字仲虎，無錫人，清末著名科學家徐壽（1818-1884）的次子。1867年以來，父子到江南製造局從事西方科技書工作七年。之後，於1874年建寅應李鴻章的邀請到天津機器局研造硫酸，然後於1875年應山東巡撫丁寶楨邀請再到山東籌劃山東機器局的創建。徐建寅是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青年科學家，而他這一行的主要任務是訂造鐵甲艦。清政府的期望重大，而徐建寅肩上的責任也就更重了。他經由馬賽、巴黎於十月二十八日已抵達柏林。但當時的柏林使館洋翻譯博郎（W. C. Brown）剛辭職，缺乏翻譯人才，有礙於徐建寅的工作計劃。因此，當時任駐德公使的李鳳苞決定從上海招聘金楷理接博郎的班。李鳳苞於十一月十日起草

²² 金楷理自己於1870年5月10日致史密斯（F. A. Smith）的信中言及他任廣方言館教習的任期為五年，如下：“I would like to go back to Hangchau, at the end of my five years engagement with the Arsenal, or to any other reasonable place”（與江南製造局的合同期滿後，我希望回到杭州或其他適當的地方）。

²³ 羅切斯特大學畢業生名錄注明如下：“secretary to the Taotai, Shanghai, 1875-1880.”

²⁴ 參看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5、19頁。

²⁵ 梁元生上引書，第73-74頁。

的奏折很好地說明當時的情況。現引用全文如下²⁶：

出使各國所用洋繙譯人員，藉悉該國情形以免語意隔膜，一時實不可少。今出使德國頭等繙譯官博郎已於本年九月間辭退銷差。雖有四等繙譯官廣音泰、廕昌，兼資學習，漸有進益，然採訪該國風尚，譯述該國書籍，在在需洋繙譯，會同各員承辦。且參贊道員徐建寅既到，將派赴英法查攷船械，譯語之人，尤屬不敷，查有上海製造局四品銜繙譯西士金楷理，原籍德國，改藉美國，暢通華語，歷譯洋書，頗有成效。臣與北洋大臣李鴻章往返函商，該西士堪以調充使德洋繙譯官，并令酌譯武備之書，以供採擇相應。請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南北洋大臣轉飭該西士迅速赴德，承充二等繙譯官，以資差遣，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五年十一月初十日

金楷理被選定為柏林使館的翻譯官，當然考慮他曾翻譯過不少軍事方面的書籍，最合適於與徐建寅通力合作。李鳳苞是金楷理在江南局從事翻譯工作時的同事，而且他們兩個人協力翻譯的書種最多，最能夠彼此互相了解。李鳳苞可能早有招聘金楷理的想法，至少不會徐建寅抵德之後才想到的。李鴻章九月四日致李鳳苞的信中，果然有“芝田允令金楷理赴德”一句²⁷。芝田是劉瑞芬的字號，他此時任上海道台，即金楷理的上司。李鴻章寄信時間比徐建寅的出發還要早數日²⁸，換言之，金楷理的調任早已在李鳳苞與李鴻章之間順利談妥。然則李鳳苞的上引奏折可以說是在一切事前工作辦妥之後才呈上的。

不管如何，金楷理晚於徐建寅約半年在光緒九年（1880）三月十一日²⁹就任駐德中國使館的二等翻譯官。他以後不再回中國，在歐洲諸國中國使館工作，以至退休之年（1903），為期一共二十四年之久。其間 1897 年至 1902 年進修柏林大學，專攻政治經濟學與財政學。退休以後一段時期（1908-1910）亦在駐羅馬中國使館當顧問。1914 年 9 月 29 日死于法蘭克福³⁰。

金楷理赴歐以後，雖然隨時隨事到各國中國使館從事工作，但主要的任地始終

²⁶ 吳相湘編《駐德使館檔案鈔》（中國史學叢書 36），台北學生書局，1966 年，第 341-342 頁。

²⁷ 徐建寅《歐游雜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3 頁。

²⁸ 同上書，第 1 頁有云：“偕同翻譯金楷理，往法公司行搭定“揚子”輪船，於九月十一日由吳淞口出洋”，則徐建寅 9 月 11 日從上海解纜時，已有金楷理出面幫忙搭乘輪船。很有可能此時他們兩個人談到赴德以後的工作細節。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時金楷理尚未辭職上海道台翻譯之職，沒有隨同徐建寅赴歐。

²⁹ 《駐德使館檔案鈔》第 637-638 頁云：“德館二等翻譯官二品銜洋員金楷理前經扣至光緒九年（1883）三月十一日三年期滿”，則他開始上任為光緒六年的同月同日。

³⁰ 此處金楷理後半生的履歷暫時依據羅切斯特大學畢業生名錄，即“counselor of embassy at the Chinese legations in Berlin, Paris, St. Petersburg, The Hague, Brussels, Rome and Vienna, 1880-1903; specialized in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cience of finance, University of Berlin, 1897-1902; retired; counselor of Chinese legation in Rome, 1908-1910.”

為柏林使館³¹。不用說，他到任以後第一個工作是陪同徐建寅考察科技。幸好，徐建寅給我們留下很詳細的日記。我們不妨摘錄金楷理出現的部分，以窺見金楷理業務的一斑³²：

光緒六年(1880)四月二十一日，偕金楷理乘車，往觀德國大操。

同月二十四日三點鐘偕金楷理、密蠟，往觀格致器具店，買各國著名之金鋼鑽石假樣十五塊，裝一匣，價二十五馬克。氣噴水器，九馬克。吹風煤氣燈嘴，十二馬克。又化學所用各瓷器，約二百馬克。通聲管，二馬克五十分。

五月初一日八點半鐘，偕金楷理往東郊，觀造玻璃器廠。

同月十八日早九點鐘，偕金楷理乘汽車，一點鐘到漢諾威。三點鐘，中國礦學生五名，亦由巴黎至。四點同登汽車，十一點始抵哈次(Hartz)。

六月初六日二點鐘，偕金楷理，往觀機器廠所造噴氣起水機，能起水高三十邁當(米)。

同月初十日，偕金楷理、密蠟往西門司廠，驗收電光燈(共燈二盞、每盞約抵三千枝燭光)，直立鍋爐一座，倒氣筒機二具，以皮帶運動吸鐵電氣二具，共載一車上，汽機十二匹實馬力，共價一萬六千馬克。

同月十三日三點鐘，偕金楷理、程子固往觀機器廠，見噴氣起水器，代天津定買頭號者一具。

七月初二日三點鐘，偕金楷理、鍾鶴笙往觀瓷器會。

同月十二日，偕金楷理往觀儀器廠、見磨鋼面法。

同月十三日，偕金楷理往刷次考甫(Schwarzkopf)廠觀試魚雷。

同月二十三日八點半鐘，偕金楷理乘汽車往司旦丁。十一點半鐘，到伏耳鏗(Vulcan)船廠。

³¹唯一例外地長期離開柏林使館是他隨同許景澄駐在聖彼得堡的時候，即1890至1896年。但因為此期間許景澄兼任德使，金楷理頻繁往返聖彼得堡與柏林之間是不難想像的。從此以後他再回柏林工作的證據見於德國使館檔案中。光緒廿二年(1896)一月廿四日，咨覆總理衙門派駐俄德兩館參隨等員數，“派德館人員”中有“二等參贊官二品銜總領事銜二等第三寶星洋員金楷理”；光緒廿八年(1902)一月廿八日總署收出使德國大臣廕昌文一件《接留前任參隨翻譯各員》中有“二品銜總領事銜二等第一寶星洋文參議官洋員金楷理，當差年久，熟悉中外情形，人老成練達，茲仍派辦理洋文案，並參議交涉事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出使設領檔，德國)金楷理就任駐德使館翻譯官以後一直到他退休期間，歷代駐德大臣如下：

光緒四年(1878)至光緒十年(1884) 李鳳苞

光緒十年(1884)至光緒十三年(1887) 許景澄

光緒十三年(1887)至光緒十六年(1890) 洪鈞(駐俄兼德使)

光緒十六年(1890)至光緒廿三年(1897) 許景澄(駐俄兼德使，廿二年十一月起專任德使)

光緒廿三年(1897)至光緒廿七年(1901) 呂海寰

光緒廿七年(1901)至光緒卅一年(1905) 廕昌

³²徐建寅《歐游雜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同月二十九日早十點鐘，偕金楷理、密蠟往觀皮匠坊。……(中略)……下午三點鐘，偕金楷理往觀羅物機器廠，詢其一切。

(八月)初三日晚八點鐘、偕金楷理登汽車往倫敦，劉鶴伯、錢琴齋、賡韶甫、王得勝均至火車站相送，一夜向西行。

初五日早，又往觀(比利時京都之)大會。……下午將行李送至車站，離旅舍又往觀一會，系各國商人在內出售各物。……八點鐘到車站，金楷理往買車票，錯付英金五鎊，登車後始覺，已不及追回。

初十日上午，先遣金楷理往怕麻及達迷斯二船廠。

十六日十二點鐘，達迷斯廠主來邀觀其廠，局面頗大，惟貿易不佳，機器停歇者多。……(中略)……金楷理詢鐵甲之價，全鐵者每噸英金三十鎊，鋼面者每噸英金七十鎊。

二十五日十點鐘由格辣司果放程，換車三次，五點鐘到失非而特地方，失去小箱二隻。金楷理告知管車站人，即發電報往後站挨查。因英國鐵路，客人行李皆不貼號數，又不給票，每多舛錯。

(十一月)初八日八點鐘，乘汽車偕金翻譯、鄭清濂往伏耳鏗廠。十一點鐘到司旦丁(Stettin, 今為波蘭的 Szczecin)，往客寓中飯。二點鐘往伏耳鏗廠，查驗定造之雷艇鋼料。……(中略)……查驗所收用之鋼角條，親同金楷理，鄭清濂及藝徒逐條取看，共數百條，約二小時而畢。

初九日，……(中略)……又往觀前數日下水之船及鐵甲船。觀畢，廠主即邀客乘馬車，同往客寓大飯廳。有客共四五十人。上菜三次，提督即舉杯起立，致辭頌德皇畢。……(中略)……少頃廠主亦舉杯，起立致頌辭，彼此觸杯如前。少頃提督又舉杯起立，致辭頌廠主。少頃余亦舉杯起立，高聲朗頌曰：……(中略)……。頌畢，即囑金楷理轉譯德語，眾客皆擊節贊賞。有私詢金楷理，謂如此善頌，是否系華人之原意，抑或修飾其辭？答以實系原意，余不過照譯而已。各人愈加欽敬。

二十七日上午，翻譯金楷理與余商得五款：一、布約第三十八條，載明中國人由中國官拘拿辦罪。二、和約中並無布官可辦中國人罪之明文。三、此人系官派之匠徒，與平民不同。四、此人系欽使派出之人，應可與隨侍人役同沾利權，不得由布國官辦罪。五、倘布國官將此人辦罪，請問將來布國作何處置？倘布不將此人辦罪，而交還使署，則當送回中國，治以應得之罪。……(中略)……下午二點鐘，李星使派余偕金楷理同往謁署外部尚書林蒲許司氏洪。閩人辭以公出，乃往拜他客數家。……(中略)……及門，已三點半鐘，閩者謂歸則已歸，但事忙不能見。乃與金楷理往訪問署另院之東方股總辦秘魯。閩者謂已趨尚書處，……(中略)……有一武官出而延入。林蒲鞠躬，余亦鞠躬答之。金翻譯代述：……(中略)……余囑金翻譯官答云：……(中略)……。登車返館，金楷理告余向林蒲述條約三十八款，載明應由中國官辦。林詐為未知，謂須檢查。又告以此系星使所派之人，雖非官員，而為在官人役。

二十八日六點半鐘往大皇宮。……(中略)……余與金楷理同車到宮門，不得入。余即欲返車，金翻譯力勸不可返。伊與馬巡再三言之，復示以出使之帽，待至一刻久，始得入宮，大難為情。

光緒七年（正月）初三日，六點鐘，同金翻譯赴馬紀由司晚宴。此人管拍敦脫，并自開顏料作坊。

三月十九日十點半鐘，隨星使偕金翻譯往羅物廠驗機器。

二十一日接總署電報：三月十一日慈安皇太后宴駕。……(中略)……因命金翻譯先函告德國外部，以中國有此大事。

二十二日十二點鐘，由金翻譯登報，并訃告德國外部并領班英公使，本日行成服之禮。

二十七日十點半鐘，往觀德國議政民院。……(中略)……據金楷理云，外國議院章程，有書可譯。

五月十四日七點鐘三刻，偕金楷理赴司但丁。

十五日早，哈格來。八點鐘同金楷理往海邊沙灘，觀所立表杆，用羅盤測其方向。

六月初七日，早七點鐘三刻，同金楷理往瑞納門之海林司到夫。

七月二十八日七點鐘三刻，偕錢琴齋、金楷理赴司但丁。

二十九日早七點鐘、同金楷理往海邊、用紀限儀測表竿。……(中略)……九點半鐘登輪船、海面極平、絕無風浪。同金翻譯登雷艇試行、初次至半路汽機事件發熱而停、未能試得確數、約一小時。

閏七月十八日早六點鐘、曾侯由俄國赴法、道出柏林、往火車站相送。

可見金楷理經常陪徐建寅參觀工廠、購買機器以外，還承擔聯絡德國外交部和報館等工作。雖然這些可說全是翻譯官的本務，但金楷理尤其感興趣的還是到各國各地考察兵船，因為他在上海從事軍事書的翻譯已有多年，對這方面的知識比較豐富。他經常將參考資料翻成中文，稿篋中的此類草稿漸漸增加。其中各國戰艦的資料，在德館同事參贊劉孚翊的協助下完成譯稿，後來提供給許景澄正式出版。許景澄為此書題序云：

詔命持節六邦，濡染所及略觀徑，遂會前任故隨員劉孚翊與洋譯官金楷理，繙有各國甲船表，乃損益舊文，更定義例，分別船式，以類相從，增巡船、礮船、雷艇等表³³。

許景澄是李鳳苞的後任。許景澄駐德大臣的任期為光緒十年（1884）至十三年

³³ 《許文肅公遺稿》卷十一《外國師船表序》，《許文肅公外集》附錄亦收此文，題《外國師船圖表總序》，按後者書名為確。此書正文八卷、雜說三卷、圖一卷，共十二卷，尚保存在金楷理舊藏書中（740-742號），但已遺失第10、11兩卷。卷首有許景澄光緒十一年（1885）和丁亥年（1887）的兩篇序。許景澄於光緒十年（1884）初任為法、德、意、荷、奧五國使臣，至光緒十一年六月三日（1885.7.14）起兼駐比國。“詔命持節六邦”一句正符合於寫序的年份。此書有光緒二十二年浙江官書局石印本。

(1887) 與光緒十六年(1890)至廿三年(1897)，總共長達十年之久³⁴。他留下的日記³⁵，雖然寫的很簡單，但涉及這個時期。現將金楷理出現的部分抄出如下：

甲申年(1884)

十月初十日 申初偕丹崖(李鳳苞)、廣韶甫(廣音泰)、金楷理上火車子，抵溪耳(Kiel)

乙酉年(1885)

十月二十日 偕子裳、金楷理戌刻上火車，卯正抵愛生城住克虜伯家

丙戌年(1886)

六月十七日 午正上火車，亥正抵廓倫(Köln)住店，偕金楷理

七月二十七日 偕誠之、金楷理，辰正上火車，午正抵薩克遜(Sachsen)國之三島地方住店

同二十八日 偕誠之、金楷理，乘馬車入山遊山洞數處，晚附輪船返店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是日酉初上車，偕金楷理、芷泉赴維也納(Wien)

丁亥年(1887)

四月初七日 午刻偕味笙、金楷理上火車，亥正抵廓倫

同二十五日 辰正偕味笙、子雲、金楷理上火車，午正抵伯郎肯普克入山

六月二十一日 辰刻赴吉丁，偕敬如、金楷理

辛卯年(1891)

[正月]初五日 未刻抵折奴阿(Genoa)住店，金楷理、錢念劬在此迎候

所寫內容大部分是許景澄到外地視察時隨行的紀錄，並無足道。但許景澄任駐德大臣時期，金楷理深受許景澄的信任而能夠充分發揮其能力。

光緒十六年(1890)八月，許景澄再度奉諭命赴俄、德出使，起程之前在北京晤面德國駐華公使巴蘭德(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 1835-1920)，有如下的會話³⁶。

巴云：“姑且不論，德館所用金楷理，我外部頗不謂然。”

弟云：“從李大臣(李鳳苞)起至我任內，到外部談論公事，都是金楷理傳話，直至那年，曾侯(曾紀澤)到德，貴國外部告知，不願洋員傳話，因此有事到外部，即不帶金楷理去，但使館用此人，皆因頻年買砲造船機器，事理深奧，他却熟於繙譯，且各大廠管事人等，亦都與他相好，我所親知。”

巴色不悅云：“如此仍要用他，恐於兩國交涉有礙。”

弟云：“我到貴國，亦要將講明，現在不令傳話，不辦公事，但令繙譯，采辦事件無

³⁴ 其中光緒十七年(1890)至光緒廿二年(1896)兼任俄使，而於光緒廿二年十一月諭命專任德使。

³⁵ 《許文肅公日記》一卷，附於《許文肅公遺稿》。

³⁶ 《許文肅公遺稿》卷六，光緒十六年八月致總理衙門總辦函。

甚妨礙。”

巴云：“但恐不清。”

弟云：“我自有道理，我在貴國三年，國家及外部，都極相信，又與巴大臣相好多年，今日所說，將來當為留意斟酌。”

從此會話得知德國外交部將金楷理看作一個眼中釘，反過來說，可以窺見金楷理經常站在中國方面行動。這不外是金楷理對駐德使館的貢獻之大。許景澄當然沒有接受巴蘭德的要求。卻說，許景澄第二次出使的主要任務是帕米爾地區為主的中俄邊境交涉。為此，金楷理攻讀西方地理書研究帕米爾地區，誠心誠意為中國外交服務。光緒十八年（1892）六月許景澄致總理衙門總辦函云：“其（英俄）會議分界有前後兩次，一在同治十一年（西曆七十二年），一在光緒十三年（西曆八十七年），現由金楷理詳考議界緣由”³⁷。又許景澄《帕米爾圖敘例》云：“乙削再四，然後寫定，彙括之旨，具如右例。始於今年七月，凡三閱月而告竣。任其事者，歸安錢恂暨德意志人金楷理，錄寫者大興董宗漢也”³⁸。中亞地理對金楷理是一個新的課題，但他不辜負許景澄的期待。他們之間漸漸地產生了超越上司與屬僚的關係的一種友情。《許文肅公遺稿》卷首登載許景澄親筆法文信札。陸徵祥對此作出說明：

右為光緒二十三年（1897）文肅公自柏林致徵祥法文信墨蹟，猶憶先一年公於席間談論使才，謂楊子通（楊儒）星使曰，外交官以通方言為最要，歐州各國使臣，大都能操英法德三國語言，吾輩惜未講究此道，異日如胡馨吾、劉紫升、陸子興輩出膺使事，庶可免帶舌人，豈非快事乎。又曰，洋員金楷理，年逾六旬矣。嘗語余云，來俄始習俄文，今已能閱看書報，余為所動，翌日即立志習法文。後年餘徵祥即得公此信，先輩識見之遠，求學之敏，洵足為後進楷模，爰為印而行之，願與讀者想像公之精神而共自奮勉焉。

他們切磋琢磨學習外語的情況，實在使人微笑。許景澄有《留贈金楷理》兩首³⁹，亦可看出他對金楷理的器重：

海客談瀛易見猜，親來絕域識根荄，南懷利瑪風流歇，喜見鏗鏘折角才。

聖化招徠萬國欽，楚材杞梓久成陰，三年求友綢繆意，試向新枝報好音。

如上所述，金楷理 1903 年退休於駐德使館。退休前的大事之一是 1901 年醇親王載灃為德使克林德被殺事赴德道歉一事。過去言及金楷理履歷的論著都說“金氏被派為隨員”（參看注 4 所引書），則會給人印象金楷理從中國出發時起就隨行載灃一行。但因為金楷理是駐德使館的翻譯官，認為金楷理在一行抵達

³⁷ 《徐文肅公遺稿》卷七。

³⁸ 《許文肅公遺稿》卷十一。

³⁹ 《許文肅公外集》卷一。從詩句來判斷，此詩應是許景澄於光緒十三年（1887）卸任回國時所賦。

駐德使館後才參加隨員為合適。總之這個工作是他作為翻譯官的本務，而且是別人所不能代替的。

金楷理退休離開職位後的駐德使館，再僱用兩個洋員當翻譯，巴斯（Basse）與柏樂克（Brock），但他們的事蹟不詳。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廷為預備立憲派戴鴻慈為首的五大臣出洋考察。戴鴻慈在其《出使九國日記》光緒三十二年（1906）二月十四日條云：“十四日，晴。早，在柏林客寓。初，以參隨中通德語者鮮，考察時慮費周折。至是，更札委洋員巴斯、柏樂克為隨員、俾資臂助焉⁴⁰。”退休德館後五年的1908年，金楷理應錢恂的邀，赴意大利在駐羅馬中國使館當顧問。錢恂於光緒卅四年二月廿六日（1908.3.28）奉諭命，由駐荷蘭使臣調到意大利，於六月廿五日（7.23）到任。原來錢恂當過柏林使館參贊，早認識金楷理。光緒十八年（1892），錢恂有意偕金楷理履勘帕米爾地，因故未遂。《徐文肅公遺稿》卷七，光緒十八年十二月致總理衙門總辦函云：“前接洪唐憲電開念劬（錢恂）願偕金楷理履勘帕地等，因當即詢之隨員錢恂，果稱願往，查帕事日益棘手，勘地之舉，尚非此時，……洋員金楷理辦理繙譯事件，未能遠離，尚須另籌舌人伴送，亦不易事也。希代回洪堂憲是懇。”他們兩個人意氣相投，想像這一次邀請出於往年在柏林培養的交情。宣統元年（1909）十月十六日駐意大利公使錢恂離任，意大利國王給錢恂以及出使人員授與寶星。其名單中亦有“義館參議、中國二等第一寶星、二品銜總領事、洋員金楷理，獲贈摩利拉薩章第三”⁴¹。據羅切斯特大學畢業生名錄，他絕命之地為法蘭克福。不過，他晚年確實居住在意大利。金楷理舊藏書以怎樣途徑歸到熱內亞奇約索尼美術館，向來是一個迷，但其直接原因應該在他的最後任地有關係。

陸：小結

金楷理志願來華傳教基督福音，不久改變職業，一面在廣方言館當德文教習，一面在江南製造局從事以軍事書為主的西方科技書籍的編譯。更後來，一時擔任上海道台的翻譯後，應邀赴歐上任駐德使館翻譯官將達二十四年，以終其身。靈魂的救濟這一目標，到底沒有實現。回顧他的一生，金楷理自己是否有所遺憾，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可以推想，他所有的經歷都是為了讓中國自立。因此，在駐外使館甘為輔助人員也是他為中國服務的一個方式。近代中國也確實需要這樣一個人才。

⁴⁰戴鴻慈《出使九國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9頁。

⁴¹錢單士厘《歸潛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4頁。